

风吹岁月老

◎程应峰

路过菜市场,见摊上摆了很多葱绿的菖蒲和碧翠的艾蒿,心头倏地就涌起一股青青的味,涩涩的味。刹那间,缕缕乡情亲情弥漫开来,情绪就被一种叫思念的感情给结住了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下,每逢端午,家家户户都有在门前插菖蒲挂艾蒿的习惯。从小,我的身体就不太好,多病多灾的。正因为这样,在端午节的头一天,不管阴晴风雨,母亲都会弄一束菖蒲和一束艾蒿回来。早早地,将它们插在门楣上。在母亲心中,插菖蒲挂艾蒿可以祛鬼禳邪,祈求平安。当然,世上没什么神鬼,但毋庸置疑,菖蒲和艾蒿所散发的香气确能驱逐蚊虫,祛瘟镇痛,有利于身体健康。母亲不清楚这一点,但她为自己的亲人祈福的心境却芳香毕现。

这个端午,像往常一样,我中午买了一束菖蒲和一束艾蒿回家,在青葱碧翠的遐想和缠绵逼人的清怡之香里,虔诚地将这两样带着乡野气息的草本植物挂上了门楣。坐在书房里,我的想象世界竟旗帜般飘满了菖蒲和艾蒿。我醒过神来的时候,给老家打了个电话,得知就近的小妹回家去了,她轻描淡写地告诉我,母亲的身体状况不太好。我知道,这

个时候,空气潮湿,天气沉闷,她上了年岁的身体已难得抗得住这些异常的变化了。我无法马上回家,只好在心中挂上菖蒲和艾蒿,默默地为她祈祷,嘱她心无旁骛,用心治疗。

某一年的端午,我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组“在老家后院摘粽子,在前院为母亲剪发”的图片,赢得了前所未有的一大堆点赞和好评。有的说,家风值得学习。有的说,有爱心的孝子好。还有的说,才子文章写得好,又孝顺。众说纷纭。在这一组简单的图片中,有的看到了亲情流淌的温馨;有的说长辈健康真是做子女的福分;有的认为这就是一个人到了一定年龄期待的生活:采桃东篱下,孝修慈母发。有人另辟蹊径,问,你还会剪发?

对众多微信好友的关注和称道,我回答说,去年,我的父亲离我们而去。现在,只有母亲孤身一人了。好在,母亲在,家就在。一年难得回家几次,回来一趟,顺便为母亲剪剪发,不过是举手之劳的事。这种举手之劳无须学习,用心就行。但这永远是需动手、值得去做的尘世好事。

每次回家,闲来坐在老家屋檐下,抬眼望

去,我看到的,是一抹熟悉的青山。没雾的早上,一切清晰可见,山体轮廓分明,山梁上那一棵棵杂树,似乎都数得过来。山上的一切都是青翠的,只是色泽的深浅度不同而已。或嫩绿,或沉绿,或苍绿……当然,若是在夜晚,山梁就是幽蓝夜空下一道神性十足的黑色闪电了。那是自然造化的另一种优美之姿,耐人品读,耐人寻味。白天的此刻,视野之内,南山沉静,它似乎沉浸在千百万年的怀想里。它给我们带出了地阔天蓝,植被丰美,空气清新,属于它的植被之中隐藏着多少野生动物,不得而知,但它们一定在那里。它们栖息在那儿,原生态地活着,活出了尘世间的活泛、灵动和丰盛。

收回目光,我的视线落在后院园子里,那里满是母亲的劳作成果和悉心呵护的花卉树木。于我而言,每个端午节回家,除了看望年迈的母亲,最重要的,就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:比如买菜、做饭、洗碗、备鸡食、喂鸡、扫地、倒垃圾……最适宜的,就是在给母亲剪发的时候,听母亲给我絮叨:前不久树上结了多少桃子,结了多少枇杷,还有多少小金钱桔子……她吃不了多少,绝大部分都让邻居摘走了或是送人了。在她的身体状况还行的时

候,她一个人在后院空地里栽了一些豆角秧子、一些花生、一些红苕。母亲说,下次你们再回家时就可以尝尝鲜了。

还有一部分依然空着的地里,野草又长高了,回来的那天傍晚,稍凉快点,我便毫不犹豫地操起刀剪将疯长的野草割倒了一大片。母亲说,就让它放在那儿吧,可以肥地的。

凭一窗知更替,凭一园知兴衰。后院园子里的一些花卉虽然没有父亲在世时丰盛,但绝大多数盆栽依然有序地存活着,它们在蓝天白云下,在声声鸟鸣中,以姹紫嫣红的方式,不懈不怠地焕发着一个农家院落的生命。

父亲一走已是好几年,七十多岁的母亲虽然腿脚不大方便,但属于我们的乡下老屋的前院后院,依然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是的,母亲在,家就在。亲情,永远是蓝天白云下最有感觉的叫人放不下的牵挂。

风吹岁月老,却怎么也吹不散亲情。这一刻,我似乎听见了灵魂在萦回,云雀在歌唱。那属于云雀的矫健的动作,疾飞而上,直入云霄;那高空振翅时鸣唱,活泼自在,悦耳悠扬。父亲的魂呢,在属于母亲和我的想象世界里,久久缠绕、久久回荡。

桂乡诗笺

等待

◎江南月

你会来吗,这雨季来临
淋湿那些起皱的思念
一群鸟飞来飞去
寻觅时光中逝去的年华
这雨季绵绵,你会来吗

我只在乎你一个
那心的钥匙
已打开尘封的大锁
你是一颗石子
激起心海深处的漩涡
我的眼泪里有你的痛苦
你的笑声中有我的欢乐

风带着夏天的信息吹过
好像有什么秘密对我说
云在低语,一朵又一朵
有一条路,通向你的心
你的心啊,是不是
故乡鲜艳的红豆颗颗

醒在夏花里

◎熊建军

在清风里
麦穗撩动脑袋
欣赏栀子花、茉莉花
蔷薇偷偷地笑
成了一首朦胧诗
蝴蝶扇动翅膀的幸福
一种快感 不断扩散
小男孩光着脚丫在蓝天
游戏白云
与鸭比快活
所有的事物醒在时间里
忙着冲锋陷阵

母亲

◎戴海波

一个亲切称呼叫妈妈
您用血肉之躯滋润了这个家
十月怀胎孕育着我
用甘甜的乳液喂养我长大
您含辛茹苦
昼夜操劳到白发
一生为了子女
竭尽所能立业又成家
感恩慈祥的母亲
这是上帝对我的恩赐
如果有来世
我依然叫您一声妈
乌云密布的黑暗
病魔摧残了您的身躯
您与世长辞
孤独一人行天涯
多少夜梦里惊醒
泪湿枕巾惦记着亲妈

荷叶歌

◎刘新明

荷叶的许多功用如慢慢失去
哪怕在斧头湖边
堤岸两边荷叶田田,直到老去
都能那么完整地枯萎

随手取下一片硕大的荷叶
保留手掌宽的梗,合拢
以合理的比例一分为二
一带蒂的荷叶帽,一件荷叶披肩

那时候的我们,这样防雨防晒
偶尔也用荷叶帽取水解渴
后来,即使留在家乡
我们也是撑着伞具,端着茶杯

看风吹过,看雨滴答
看阳光漏下斑点在湖水里摇曳
看田田荷叶,拘谨地由近到远

满江红

◎徐永禄

鄂南香城,文化盛,墨染潜山。
长廊内,妙联佳对,神韵璀璨。笔走
龙蛇惊楚地,云舞鸾凤艳江天。楷行
草,具柳骨颜筋,满廓妍。
龙钟岁,耕砚田。涂鸭状,志更
坚。挥毫笔,何惧集萤映雪。定叫墨
海翻巨浪,必让宏穹闪雷霆。再起
步,赓续文脉史,乐延年。

苦竹林好风光

◎喻雪金

初到苦竹林村,首先入眼的是掩映在一排柏树间的两层楼房,房后的花坛边砌有一面造型精致的墙,墙上“苦竹林村”几个红色大字分外耀眼。

村支书赵娟四十出头,个子不高,穿着简单的针织衫牛仔裤,整个人显得精明干练。赵娟是个非常有情怀的人,深爱着家乡的山山水水。她如数家珍地向我们介绍着苦竹林村,描述着苦竹林村的远景规划。说者娓娓,听者陶醉。

苦竹林村村前是山,村后也是山,一条河,自西向东蜿蜒盘旋,曲折回环,与刘高公路盘绕在一起,从村庄穿过。如同一条玉带,将村庄和田野串联在一起。夏日的乡村,宛如初长成的少女,风姿绰约,充满了诗情画意。

沿着干净整洁的村庄公路前行,太阳能路灯一路延伸,似乎要延伸到遥远的天边。沿路的花坛里,太阳花和格桑花热烈地绽放着,它们以娇艳的色彩和优雅的姿态点缀了乡村,人的心情便如鲜花般盛开。

青山、绿水、村庄、田野,静静地和谐着。穿过一个湾子,每个人家的庭院都被打理得井井有条,房前屋后绿树环绕,花木扶疏。一户人家门前,几个人坐着聊天喝茶,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满足。一只大黄狗,见到来客也不吠叫,温顺地摇尾站着。一片恬淡、悠闲、宁静。

偶尔,见到房屋的外墙被粉饰成彩绘,色彩鲜艳。上面绘着乡风文明及农耕文化等内容的图画,它们和一条条标语一起绘出乡风文明新画卷,在扮靓村湾的同时,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。

美好的地方自然有美丽的传说。相传清同治年间,本村大学生赵科进自幼聪明好学,次次会考,名列前茅。28岁这年仲春,当他踌躇满志地备考进士时,家乡传来母亲身染重病,卧床不起的家书,赵科进痛彻心扉,决定弃考回乡侍母。其去世后六年,获皇恩旌表,追授“秉心纯孝”匾额,悬于赵氏宗祠,并建四柱三层八字门楼孝子牌坊,立于村口。

赵氏祠堂雕龙画栋,飞檐翘角,青砖黛瓦间流淌着岁月的痕迹。前堂斗拱下,《秉心纯孝》匾额端庄而醒目。村民们倍感自豪的同时,形成知名一方的孝风。

孝子牌坊、赵氏祠堂、孝心墙、孝心桥、文化广场和村庄里的别墅楼房交相辉映,古今交织,文化碰撞,打造出特色空间的韵味。

立于孝心桥上,和煦的阳光在脸上轻轻洒过,洒在河水中,洒在两岸的青山上。河水草甸般浓密着青山透明的绿与无底的温柔。我的目光浮在水面,沉入心底,心底便滋生出对这山水真挚的热爱。

望得见青山,看得见绿水,留得住乡愁,这就是人们向往的家园。苦竹林村的青山绿水,深厚的文化底蕴,和村里那些淳朴执着,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一起构成一幅绝美的自然画卷,让人沉醉其中,流连忘返。

芒种时节,乘大巴去汪家畈村。一路上,我们被绿的山包、田畴、树木迎着送着,车子犹如行走在一条绿绿的长廊。一路追随着横石河,河水翻腾着清波,向东流去,好似为赶路的人轻轻掸扫风尘。

行不多时,就到了汪家畈。公路很自然地把村庄分成南北各半。路南路北各一条长长的山脉,逶迤而来,绵延而去,不见首尾。当地朋友说,南面山叫南山,北面山叫北山。两山之名与汪家畈村名一样,直白,朴实,一叫就是几百年。谁都不在意这些名字好不好听,里面有没有深意。我的思绪在“南山”“北山”“汪家畈”上跳跃,似触到了汪家畈人的率真。

天蓝,云白。大幕似的青绿,从两座山的山顶垂下来,把河流,田畈、植被,涂成蓬勃的绿,葱郁的青。青与绿难分彼此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有深青托浅青,有黯绿举着嫩绿,有的绿中泛一点梨黄,有的青中缀一丝淡红。青在疯长,绿在流淌,田畈一眼望不到边。

路南北地势略高,村居紧挨南山脚下。路北畈地宽阔,均是齐整井然的一方天地。村庄门楼立在路北,上绘传统苏式彩画,门楣题“汪家畈”三个大字。门里人家,家家商量好了似的,留出宽宽的地盘作路。不见谁家围起院墙,制造拒人门外的疏离感。唯一一米见方的低矮花坛,等距离卧在路边。花坛里的桂花树已长成行道树样子,树底花草环绕,芙蓉开得欢欢的,月季也开得欢欢的,一眼望去,是给每栋房子都镶了道花边。

树上有鸟在鸣叫,远一声,近一声,如在人心上安了弦,每弹拨一下,就婉转一回。屋与屋的搁空处,地头,田埂边,一年蓬、吊钟柳、延胡索以及叫不出名的小野花漫不经心地开着,似落下一地的小粉蝶。这个

季节的田畴,自然是水稻当主角。站稳了脚跟的秧苗,仍然软软的,经风一吹,就弯下了腰。你站在身旁,仿佛听到它们的笑,从一丘田笑向一丘田,从河这边笑到河那边。一树一树的梨,早已抖落芬芳,将青涩的小果挂满枝头。两条清河奔着涌着,在梨园不远处,汇成一条大河。原是它默默滋润,才育出甜脆多汁的罔王梨。

河道空旷,树木绕堤,自成风景。吃苦耐劳的汪家畈人,茶余饭后都爱到铺贴一新的河堤上散步,在凉亭上坐一坐,一天的累与乏,便悄然消散。生活再忙,有这等山水供养,何等值得。好山好水出好茶。站在南山最高峰,可领略汪家畈全貌。远处四野葱茏,河道迂回,村居安闲,眼前古木参天,翠竹成浪。层层叠叠的绿茶尖,梯田一样拾阶而上,似用开来的绸带,满山满岭地铺展。色是养眼养心的色,

凋谢的杜鹃

◎陈明耀

镇嘉斜躺在沙发上,平复一下心情,说起过往:“我在家排行十一,上有五兄五姐,老娘生我时已四十有六,那年头温饱都成问题,幸得大嫂刚生下大侄子不久,奶水富足。大嫂说我幼时比大侄儿讲狠,好哭,一哭就有奶吃,人小鬼大。我读书还行,八十年代初考上大学,毕业后分配到当年县里最吃香的部门。当时谈朋友也顺利,以敏子的家庭条件怎么就看上了我这农村仔?”

镇嘉说:“你多才多艺,婚礼那天,你穿西装抱吉他唱着恋曲1990向敏子走去,羡慕死了我!我一直不解,敏子那么好的人,你怎么舍得放手?”

镇嘉说:“当时我思想也激烈斗争过,抛弃敏子,于心不忍,毕竟真心相爱,起因是母亲七十八岁那年一病不起,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,十一呀,我家三代就你考上了大学,你不留个后,我怎么向祖宗交代呀……这话恰被门外的敏子听到,敏子何等聪明,一番权衡之后,毅然选择和分手。”

镇嘉说:“你多才多艺,婚礼那天,你穿西装抱吉他唱着恋曲1990向敏子走去,羡慕死了我!我一直不解,敏子那么好的人,你怎么舍得放手?”

镇嘉说:“你多才多艺,婚礼那天,你穿西装抱吉他唱着恋曲1990向敏子走去,羡慕死了我!我一直不解,敏子那么好的人,你怎么舍得放手?”

镇嘉说:“你多才多艺,婚礼那天,你穿西装抱吉他唱着恋曲1990向敏子走去,羡慕死了我!我一直不解,敏子那么好的人,你怎么舍得放手?”

镇嘉说:“你多才多艺,婚礼那天,你穿西装抱吉他唱着恋曲1990向敏子走去,羡慕死了我!我一直不解,敏子那么好的人,你怎么舍得放手?”

镇嘉说:“你多才多艺,婚礼那天,你穿西装抱吉他唱着恋曲1990向敏子走去,羡慕死了我!我一直不解,敏子那么好的人,你怎么舍得放手?”

镇嘉说:“你多才多艺,婚礼那天,你穿西装抱吉他唱着恋曲1990向敏子走去,羡慕死了我!我一直不解,敏子那么好的人,你怎么舍得放手?”

山水之间有条畈

◎朱丽平

有的绿中泛一点梨黄,有的青中缀一丝淡红。青在疯长,绿在流淌,田畈一眼望不到边。

路南北地势略高,村居紧挨南山脚下。路北畈地宽阔,均是齐整井然的一方天地。村庄门楼立在路北,上绘传统苏式彩画,门楣题“汪家畈”三个大字。门里人家,家家商量好了似的,留出宽宽的地盘作路。不见谁家围起院墙,制造拒人门外的疏离感。唯一一米见方的低矮花坛,等距离卧在路边。花坛里的桂花树已长成行道树样子,树底花草环绕,芙蓉开得欢欢的,月季也开得欢欢的,一眼望去,是给每栋房子都镶了道花边。

树上有鸟在鸣叫,远一声,近一声,如在人心上安了弦,每弹拨一下,就婉转一回。屋与屋的搁空处,地头,田埂边,一年蓬、吊钟柳、延胡索以及叫不出名的小野花漫不经心地开着,似落下一地的小粉蝶。这个

季节的田畴,自然是水稻当主角。站稳了脚跟的秧苗,仍然软软的,经风一吹,就弯下了腰。你站在身旁,仿佛听到它们的笑,从一丘田笑向一丘田,从河这边笑到河那边。一树一树的梨,早已抖落芬芳,将青涩的小果挂满枝头。两条清河奔着涌着,在梨园不远处,汇成一条大河。原是它默默滋润,才育出甜脆多汁的罔王梨。

河道空旷,树木绕堤,自成风景。吃苦耐劳的汪家畈人,茶余饭后都爱到铺贴一新的河堤上散步,在凉亭上坐一坐,一天的累与乏,便悄然消散。生活再忙,有这等山水供养,何等值得。好山好水出好茶。站在南山最高峰,可领略汪家畈全貌。远处四野葱茏,河道迂回,村居安闲,眼前古木参天,翠竹成浪。层层叠叠的绿茶尖,梯田一样拾阶而上,似用开来的绸带,满山满岭地铺展。色是养眼养心的色,